



困學紀聞卷之十三

後

儀

王

應麟

伯厚甫

攷史

翟公巽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注見其自

叙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乃爾豈筆

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註作

東漢通史五十卷

其書未見

致堂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必以其女為太子

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

子宮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也

呂成公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

之路以公孫述傳帝與述書陳言禍福

明帝為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

養性之福夫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

人之道養性而取諸黃老謂之學通尚書可

乎以無逸之心明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

黃老

謝承父嬰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

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

臺即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謝承後漢書漢

尚書作詔文禮注尚書即乃今中書舍人通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黃

瓊謂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

郵

鄧暉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

赦之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

魯丕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

是三省分矣

為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為劉勝

之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

所擇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唯襄楷

云浮屠不三宿桑下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間下雙鵠文竿出此

目二句為對白間猶黃間也註云弓弩之

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鵠古弓名文選以間為

鵠非禽名也

東都賦正予樂依識文改文選李善注亦引大

予五臣乃解為正樂今本作雅樂亦誤蓋五

改為雅

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

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傳范宣子曰

昔白之祖在夏為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於

此然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
甲賜氏曰御龍非禹也

文選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
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
號元始崔寔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
家整齊即以嚴致平之意

崔寔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暗啞唐太宗
之言蓋出於此此可與人為同如以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龐萌為人遜順而光武

以託孤期之不唯失於知人其惑於佞甚矣
子陵所以鴻飛寔寔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
規侯霸哉

東漢三公無出揚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
君子以為疵故易之漸曰進以正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
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恭願
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為其御范
滂之歸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
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中平二年昆陽令愍繇殺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臨時募願不煩居民太守丞為之立約見於都鄉正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弊遂為于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若章者難與並為仁矣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文選任彦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謬矣孔北海答王脩教曰掾清身潔已歷試諸難謀

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文辭溫雅有典誥之風漢

郡國之條教如此然歷試諸難

孝女叔先推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人又引益

部耆舊傳符有光洛疑即燹道有張帛

劉贛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竅淺陋

章懷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

耳今觀南匈奴論棄茂天公注引前書云老

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即天翁其謬甚矣

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

迎伍君傳云迎婆婆誤神也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

曰神語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

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

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一月寒食按淮南要畧云操舍開塞各有龍

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

之請龍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云晉陽無

竹事不可信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况為

徒二年十一七 虞延傳注引謝承書曰况章

年為司徒謝承書誤也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

眉禁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豈代言者所為哉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為正朱文公謂晉史

自帝魏後賢盡更張然晉人已有此論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紀統本陳朱

子綱目以蜀漢為正統本晉然稽於天文則
熒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
魏明帝之言若可以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
王者惡之漢昭烈殂而魏吳無他權將何辭
以對

邵公濟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卧隱然一龍鬼
蟻亂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
以起意氣所同欲持尺筭盡逐姦雄天未悔
禍世豈能容惟史臣壽姦言非公惟士夫周
誤國非忠廟食故里羞此南充置公左右不

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宮春秋之法孰敢

不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陳壽譙周皆已郡

筆驛詩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

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賊公濟之

州蓋果君子小人之天壽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

明止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

十六而年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

天果厭漢德哉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
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

益固

太平御覽引要覽云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略也在易師之

上六曰小人勿用

三國魏有篡弒吳有廢立皆受制強臣蜀漢未
亡之前庸主尸位而國無內憂昭烈武侯之
規模遠矣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
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家_{在武功東十餘里有}
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遣虎
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

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此可以裨
武侯傳之闕晦翁欲傳末略在瞻及子尚死
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為然
以為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
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真主之一悟可
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
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
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
足法也此論甚精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

敢議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
通云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
存知葛亮之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
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腹永安
宮南江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蹟迄
今如故一在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考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
醴泉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
耕稼而仕止殊魏玄成徐洪客俱隱於黃冠

而出處異如用之易地則皆然
鄧艾取蜀行險以徼幸伯才陰平橋詩云魚貫
羸師堪坐縛爾時可嘆蜀無人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
是天意渭上空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
堂堂八陣竟何為長安不見漢官儀鄧艾老
翁誇至計譙周鼠子辨興衰其言悲壯感慨
蜀漢始終盡於此矣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
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為嗣之初

大饗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為樂而已其慕漢也哆然自以為舜禹可以欺天下乎曹植君墓與友入宴於松栢之下為詩云樂至憂復來又云可不極娛情其末流至於阮籍禮法之亡自魏

晉傅玄云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若節若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愚謂東都之季或附曹群忘漢荃蕙化為茅矣若節之士安在哉傅玄之言得之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句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春秋之凡宋莒公曰應從而違供堪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臣鬻巨姦之銍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欽母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為有臣矣鄭漁仲謂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為叛臣齊史黨齊凡忠於宋者為逆黨

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令亂臣賊子惧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蔣子萬機論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孚上不如魯叔盱下不如朱全昱謂之正可乎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

食言被服飲食難曉也俗語有所本

管勿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江表傳群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

鄴鄴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為天子立郊于

鄴見何經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

王郊於鄴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

明未郊也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權

之識見高於群臣矣漢儒不及也

孫權破關羽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

曹操稱說天命英雄之氣安在哉故朱子曰

權亦漢賊也

諸葛恪傳注虞喜志林曰况長寧以為君子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禕

亦見通鑑文禕謂費禕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

也廣韻引何氏姓苑有况姓廬江人

嚴峻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陸遜之薦淳于

式有晉祁奚之風吳安得不興乎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

幸而免

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琳有叔孫

昭子之斷吳之賢君也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

易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

明而權乃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

吳蔡涂塘晉兵出涂中涂音除即六合瓦梁堰

水曰滁河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閣或以涂塘音塗

誤也元和郡縣志滁州即涂中

楚莫敖扭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諸葛恪東閣

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史通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世說搜神記

幽明錄是也曹于兩記孫檀二陽秋皆不之

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曹嘉之檀道濟

晉陽 又云唐修晉書作者皆詞人遠棄史班
近宗徐庾晁子止亦謂晉史叢冗最甚
李華云于寶著論近王化根源謂晉紀論以民情風教國家安

危之本

放翁豐城劍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
南遷愚謂豐城二劍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
謂孔章者即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
所云莊子鮒魚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
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
者取之後人因而信之誤矣顏師注漢書凡

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

况作史乎豫章見藝文類聚

晉元帝為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為夷

傳因之唐正觀史官脩晉書亦取焉王劭謂

沈約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為非

而致堂乃謂元帝冒姓司馬過矣

演繁露云晉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廐馬

充多潘尼為太僕箴叙列其事皆推養生而

致之於馬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潘尼為

乘輿箴見晉書非太僕箴也蓋誤以二事為

一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
念於負芒按殷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
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荅曰黨峻
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
庾后以牙尺打帝頭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
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

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
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
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其有感於師

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追春秋之誅
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云聖既
擬天賢亦希聖前已有此語矣

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
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陳忠肅亦
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元規也
元規以筆札啗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於杜
延業共為之也

庾翼謂天公憤憤李文饒曰昔秦時得金策謂之
天醉豈天之常醉哉吁為天者亦難矣詩云

民今方始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
皇上帝伊云誰憎是之謂知天天西京賦見張衡

東江

何曾荀勗之孝論者比曾閔夫以孝事君則忠
不忠於魏又不忠於晉非孝也觀之罪浮於
曾曾之驕奢禍止及於家觀之姦諛禍及天

下

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又言不宜去州縣武備
其深識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顏延之七賢
不取山王然戎何足以比濤猶璿之比玉也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割公問腹無木可集

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

攷之晉史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

丙子相去纔四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

吁可畏哉近世賈妃之冊以壬辰而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救而無大救漢唐有大

救而無郊救故大救始於春秋而郊救始於

五代愚謂晉王彪之荅簡文云中興以來郊

祀往往有救常謂非宜則郊救東晉有之非

始於五代也

通鑑秦兵既盛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玄圍碁賭墅綱目刪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二句則圍碁為張玄乎謝玄乎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與兄子玄圍碁然則二玄當如漢書叙臣勝臣夏侯勝以姓別之

王導之孫謚授璽于桓玄謝安之孫澹持冊于劉裕此朱子所以嘆嗣守之難也無陶淵明

桓玄篡逆卞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不長亂臣賊子祭及其祖可以長世不當汙簡牘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頠辭張華之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為之討羞而死非為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唐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甫與秉筆焉是悉知蘭艾驚集之辨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述

箕子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
水之言衛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
察爾顏延年誅淵明日有晉徵士與通鑑綱
目所書同一意南史立傳非也

策扶老以流憇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

淵明與子儼等疏潁川韓元長謂韓融子後

濟北汜稚春謂汜毓晉書有傳雋云稚春避惠

諱治字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

令人感慨今攷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

耻事新狙擊若不就舍生悲施紳嗚呼陶淵
明奕葉為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
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
酒巾興與孤雲遠舞隨還鳥泯見廬山記集
不載

樂廣容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

蒼蠅傳赦異苑以為晉明帝與苻堅載記同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

嘗一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
史宜列於魏書

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已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
元帥之言昭之惡甚於師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
大節已虧其言之是非不足論也

于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
者不能為此言也可謂直矣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
六而晉敗其一符滅其三李慕容容不可以

清談議晉

關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

東魏靜帝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
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
流涕

祖逖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晉之
德澤淺矣姚弋仲曰亟自歸於晉王猛曰勿
以晉為圖人心知義非後世所及也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
廢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內外
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
功非所當作其遺謝萬書謂隨事行藏與士

卒同甘苦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
世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廟江左第一流也
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

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

覘國者以人為輕重

宣帝紀論竊鍾掩耳以衆人為不聞出淮南子

楊盛不改義熙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夷無

人哉
盛武

素宏以伏滔比肩為辱似知耻矣而失節於桓

溫之九錫耻安在哉

謝邈傳孝武多賜臣臣不能辭義有不雅者邈

輒焚毀之通鑑云帝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

臣或文詞率爾徐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

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此一事也晉書

以為謝邈通鑑以為徐邈必有一誤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

計或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投柙於江曰使

彼懼而知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

矣以時攻之吳猶有死守之臣杜預所以詭

形而不敢露陳不開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

行而無所忌預之言近乎實文帝之言非其

誠也

文心雕龍龍謂江左篇製溺乎玄風續晉陽秋曰

正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猶盛郭璞

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

相祖尚而詩騷之體盡矣愚謂東晉玄虛之

亭所賦
可見矣

梁武帝勅群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

卷元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錄二

百七十卷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

至唐文宗為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

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

宋周朗有續帶寶筭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

耳視目食之說皆足以傲世迷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亂賊

之心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弒零陵不

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襲其跡

自劉裕始

徐羨之傅亮謝晦之死猶晉之里克衛之甯喜也

文子帝不失為叔孫昭子

宋文帝魏大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終不祥好
還之戒昭昭矣

葉少蘊云齊武帝欲為斐后立石誌墓中王儉
以為非古或以為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
作誌墓有銘自宋始唐封演授宋得司馬越
女冢銘隋得王戎墓銘為自晉始亦非是今
世有崔子玉書張衡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
有之周益公謂銘墓三代有之唐開元四年
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槩東漢誌墓初猶用
甄久方刻石

張融風止謔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
有二程致道贊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
一

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
破析刻雕藻續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
子顯以齊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
其能直筆乎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謂易之革曰順天應
人未聞應天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
愚按梁武之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

後人應天之語蓋嚴其誤蕭道成之篡奪順

子其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陌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

名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捫膝曰吾

不負汝偽楚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

屈者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於此

宇文泰弒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

自擬亦一葬也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

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

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

人養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

太子之少况委質有年安可自同於匹庶其

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史者以魏收之

族與之同傳蘭艾混糞甚矣長賢徵也

高洋之惡浮於石虎符生一楊愔安能救生民

之溺乎

執笏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緋綠袍始于隋

大業六年

蕭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
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
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隋之平陳以楊
素其亡亦以素立太子妃易太玄感之於素
猶李敬業之於勣煬武之立素勣之力也其

子欲撲其燎可乎

祖君彥檄光武不隔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

潛夫論反支日用月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

卯朔五日子
丑朔六日

北史李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

偶年之忌見於此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

問粟事沈約以少三事而為悅君之於臣爭

名記誦之末燕泥庭草於隋煬何議焉

李仲信為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

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

隋萬寶常聽樂而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

久將盡隋之不久不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

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
用寶常之言復三代之樂其能久乎寶常之
先見不遠房玄齡

徐楚金云隨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
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走走安
步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

陳無淮無荆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二年江左猶
有人也

魏節閔帝陽曆避禍至于八年終身為范粲可
也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以不免程子

曰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

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
為王凌死不為賈克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
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
與之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質之移
檄也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燕賈堅
之固守也寧為南鬼不為北臣則有齊新野
之劉思忠寧為趙鬼不為賊臣則有趙仇池
之田崧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則有魏樊城
之龐惠寧為國家鬼不為羗賊臣則有晉河

南之卒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
千載如生其視叛臣要利者猶犬彘也
韋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迥之討楊堅所以
存周也孝寬受周厚恩乃黨堅而滅迥堅之
篡也孝寬實成之難以追春秋之誅矣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
仁守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
婦也為其父者亦少愧哉
顏見遠死節於蕭齊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
常山平原之節義有自來矣

困學紀聞卷之十三

困學紀聞卷之十四

凌儀王應麟伯厚甫

攷史

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
關內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陸
贛云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杜牧云折衝
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舊志六典云天下之府
五百九十四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
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
二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訣云五百九

十三鄴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府今以地理志攷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關內二百七十三餘九道二百九十三參以志傳差互不齊神宗問何處言府兵最備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然府數與諸書亦不同

了齋云顏回配饗先聖其初但為立像至開元中始與十哲合為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哲為坐像集古錄李陽水縉雲孔子廟記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隋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詔

魏徵也何傳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

新史潤色之語也貞觀政要云太宗謂群臣

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

王道唯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

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嘗為中

國初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繫衣冠

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新史於蜀賓

傳又云惟魏徵勸我脩文德安中夏以通鑑

考之與政要所載同一事或謂太宗以既

或謂太宗以既

鄭毅夫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為 章鐵靡

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

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太

宗英主乃學庾信為文温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間不容穰

鄭伯克段于鄆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

曾是以為投機乎晉藥書將殺厲公召士甸

韓厥二人皆辭太宗臨湖之變問李靖李勣

二人皆辭靖勣賢於公謹遠矣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

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

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

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太哉王

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

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

是第二等文字通附傳在達隆實錄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表案傳

審之於帝帝曰來案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

賢臣久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貞觀之治

姦臣久於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寶之

亂

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表天綱言其貴不可言
李淳風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
武氏僭竊之後姦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
啓非由人事也愚謂左氏載陳敬仲畢萬之
筮太史公載趙簡子之夢皆此類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李為鯉也武后天授
元年改佩龜以玄武為龜也

治平末年始鬻度牒攷之唐史肅宗時裴冕建
言度僧道士收贖濟軍興此鬻牒之始也
鍾紹京為宰相而稱義勇於揚思勗之父史不

載也而石刻傳于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
掄如是臧堅以刑人之言為辱此何人哉林
甫國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見于此李揆當國
以子姓事輔國不耻也紹京何責焉

鄭薰傳云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叙亦
庶幾有守矣文苑英華有薰所撰仇士良神
道碑云孰稱全德其仇公乎其叙甘露之事
謂免職巨孽乃建殊庸以七松處而秉此筆
乃得佳傳於新史豈作史者未之攷歟碑云
大中五年念功錄舊詔詞臣撰述不敢虛美

以元惡為忠賢猶曰不虛美乎宣宗所褒表
者若此唐之不競有以哉宣宗召韋澳問內
侍權勢何如對曰
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手曰尚畏
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祿之黨歎
唐豫未嘗草書曰細猶不謹而况巨耶然豫為
黜陟使言安祿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
矣安在其能謹哉唐史立傳褒之未有著其
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席建侯即豫也唐史
避代宗諱稱字
光黨王莽則不言溫室樹不足以為謹
席豫黨祿山則未嘗草書不足以為謹
容齋續筆辯嚴武無欲殺杜甫之說愚按新史
嚴武傳多取雲溪友議宜其失實也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棕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
命驚喜泣下致堂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棕李
宗閔之黨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掇取之以
文饒為人大槩觀焉無此事必矣愚按此事
出張固所撰幽閑鼓吹雜說不足信也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
加大始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
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辭而止愚按
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
奏張說懇辭大字眾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

為相加集賢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
此乃必引圓為辭傳誤矣

韋濟試理人策第一致堂謂濟被識擢不聞以

循良稱是實不副言矣愚攷通鑑開元二十

二年相州刺史韋濟薦方士張古果蓋逢君

之惡者不但實不副言也

少陵贈韋左丞詩即濟也

舊史敬宗紀李翱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

過愚謂翱為韓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

面數其過可謂直矣求知制誥乃誣善之辭

荆公嘗辯之曰世之淺者以利心量君子

老學庵筆記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

豐易之愚觀李文簡歷代宰相表云中書門

下班序各因其時代宗以前中書在上憲宗

以後門下在上大曆十四年崔祐甫與楊炎

皆自門下遷中書不知何時并改放翁所記

蓋未攷此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問對出阮

逸因杜氏所載附益之

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本朝至道初改為準此
東宮畫諾也陸龜蒙說鳳尾諾云東宮曰令

魚尾卷之十四

已開卷之十四

六

諸王曰教其事行則曰諾猶天子肯臣下之
奏曰可也晉元帝為琅邪王批鳳尾諾南齊
江夏王學鳳尾諾則諸王亦畫諾矣後漢書
云南陽宗資主畫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目
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則郡守刺史
亦畫諾矣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
溫集南豐謂士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
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
於述作者

李德裕傳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嘉
祐六年制策平胡武錢穀大計也韋賢之言不
宜兼於宰相蓋弘字避諱誤以質為賢

劉秩為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
罪也元稹守同州旱災自咎詩曰上羞朝廷
寄下媿閭里民秩稹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
可以人廢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
宗閔適之峴知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
閔宗室為狀頭有李肱

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而已中興復制科止得李廔一人唐宏詞之論其傳于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舉之策其書于史者唯劉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得失也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誠子孫不許出門

有求讀者

院供饌

見鄴侯家傳

鄴侯家多書有

自來矣

藝文志負傲太玄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

童子進書召試真弘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負傲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傳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為正

韋應物史逸其傳沈作誥為應物傳叙其家世云實之孫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蓋據林寶姓纂唐書韋待價仍擬之子武后時拜文昌右相豈二人同名歟當攷劉闢亂于蜀其嫂庾氏棄絕不為親白樂天為詩贈樊著作與陽城元稹孔戡並稱欲其著

書編為一家言而唐史於庾氏無述焉故表
而出之

唐六典記南內龍池程泰之雍錄謂辭皆出李
林甫而非張九齡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
龍池聖德頌則夸詡符瑞雖賢者不免

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
之禮為書儀兩卷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

馬公書儀本於此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兆亂其權顯也我藝
祖之任將以久任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

學錄謂貞觀故事邊將連帥三年一易收其
兵權然後用得其人御得其道不在於數易也
忌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本朝宋景文公
奏云求於非福則是諂祭懺於無罪則是誣
親其言不行

誠齊易傳云文宗陷於官寺之險而未能出惟
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程昇元稹浸潤
之內愚謂稹在穆宗時昇在憲宗時非文宗
事也

顏魯公為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

槩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
魯公亦先蹈之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亢家無匹帛
之餘史臣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

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
滴水李氏收其一乃方鏡背鼻有篆文午日
字面徑八寸重五十兩盛露囊千秋節戚里
皆進華山記云弘農鄧紹八月晚入華山見
童子執五絲囊盛柏露食之又荆楚風土記
以五絲結眼明囊相傳赤松子以囊盛柏露

飲之而長生皆八月中事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

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

還本寺此迎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

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

節寺名與前不同貞元和咸通迎佛國骨者三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

起漢元十月終義寧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

卷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

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

傳焉略見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楊文莊公徽之好言唐朝士族閱諱行錄悉能

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

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

名氏起與元年中七年宋敏求續為後錄五卷

溫彥博傳我見其不遠再棋矣出說文引虞書

棋三百有六旬李密傳教庾之歲有時而偶

出詩王赫斯怒鄭箋斯音賜盡也新史尚奇

類此

馬摠通曆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

王略論

畧論五卷起太昊訖隋取子問答

李翱為史官請作行狀者指事說實直載其詞

然我朝名公秉筆亦有誤者歐陽公為范文

正碑云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太后

壽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

禮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歐公公曰諫而不從

碑誤也東坡為張文定銘云神宗問元昊初

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

臣所草李微之攷國史誓詔在慶曆四年十

月封冊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始為學士

封冊乃宋朱文公為張忠獻行狀其後語門
景文撰人云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堯實錄
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之罔羅舊聞
可不審哉

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
元四年并祔此失禮之始也

龍朔改左右散騎常侍曰左右侍極職源誤以
左史為左侍極而近世制詞多踵其誤

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唐舊史鴻一蓋二名
與中嶽劉真人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

知何據當以舊史為正愚按南齊張融曰昔
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越人以為鳧楚人以
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義取於此
攷古編以通鑑貞觀十三年房玄齡請解機務

詔斷表為今斷來章之祖愚按晉山濤傳手
詔曰便當攝職今斷章表此斷表之始非昉
于唐也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管華
稽阮

唐亦有蔡京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貪
虐誅京始末見雲溪友議此姦

三月三日

臣名氏之同者吳有桓彝晉亦桓彝此忠臣
名氏之同者若兩曾參兩毛遂則賢否分矣
兩毛遂見西京雜記自半千詩用之

顏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

載制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

從外官乞貸襦絰既相奏加京官俸魯公以

絰薦自湖州召還意者俸雖加而猶薄歟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

人大寶箴用之

李方玄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社牧所作

方玄墓誌本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為吏手寫

簿書愚按理道要訣云宋光祿大夫傅隆年

過七十手寫籍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

議請寶重蓋誤以傅隆為沈約也

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請開元錄雜報數事

內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諫十刻罷編檢

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

總目內有開元錄一書祖宗朝此本尚存近

世偶不傳耳容臣博加詢訪

蕭邁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

明時出唐史云自瑀遂邁凡八葉宰相此云
九葉宰相世系表梁貞陽侯之後有鄴相宣
宗

姚崇十事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即本傳所謂召見金盞

殿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

緋衣小兒之謠朝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

以讒裴度

韓文公子昶雖有金根車之譏而昶子綰家皆

擢第哀為狀元君子之澤遠矣

孔戮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蚧之

屬見昌黎集元稹為越州復奏罷之見白樂天集蓋嘗

罷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

畢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

家唐史附于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炯

誌然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文公謂廣平

死節而子不荷其澤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

北二十四郡不止一顏平原也通鑑亦不書

其事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記伉乾元元年進士翰林院故事載寶應已後伉自校書郎充學士出鄆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員外諫議大夫皆充學士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放之伉是時為學士非待詔也伉以博士在禁林職近

而親不可謂賤且踈唐史不為伉立傳故詳著其事俾覽者知詞臣之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為皇甫湜學湜不至為

孫樵朱進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褒

城驛壁何將軍邊事復佛寺奏皆謹嚴得史

法有補治道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類

集每韻之內以大姓為首鄧名世謂稍能是

正數十條而齊秦之屬亦所未暇至鈕立茅

夷指為複姓又不勝其謬鄭樵謂寶不知自
姓所由來

劉先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

受金事未詳

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王

劭見讎貴族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讎貴族宋

王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廙作亂珣子

弘廙子華並貴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羨

之傅亮等當從文粹為王韶新史誤以韶為

劭韶之弒君之賊也身為梟獍而秉史筆其誰服之傳曰無瑕可以戮人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

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起有

定法哉

開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貊化於惡也

漢黨錮以節義群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

權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

名其故俗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弊

姦臣唯恐其君之好學近儒非獨仇士良也吳

張布之排常昭盛冲李宗閔之排鄭覃殷侑

亦士良之術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
近之武帝之於汲黯衛青公孫弘明皇之於
姚崇宋璟李林甫可見矣中庸之尊賢必以
脩身為本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詵之言也觀
物外篇取之
張文潛云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巖而起
於節度之有功愚攷方鎮之強始於僕固懷
恩用賊黨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帥河北
非有功之將也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勾渠破膽頻
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
天下矣瑄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而賀蘭進
明譏於肅宗以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瑄建
此議可以破逆胡之膽唐書未野史稗說
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著論發揚之晉以琅
左之業我宋以康王建中
與之基瑄可謂善謀矣
通鑑劉蕡不得任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云
終於柳州司戶以新史攷之當從唐鑑深官人
蕡誣以罪貶
柳州司戶

顏真卿鄭畋以興復為己任倡義討賊其志壯
矣真卿權移於賀蘭進明畋見罷於李昌言
功不克就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
常哀與禮官議禮為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
三十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群臣不
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
以來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世多以短喪
不知二十七日之
制自玄宗始也
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
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

即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
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猶書唐
故官而不用梁年號慶曆中詔官
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為朱泚將而其母皆知
逆順之理良心不可泯也
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
公若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古者治
軍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
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
恨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為二物也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為相摠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况不如房魏者乎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

至而俗易成公李椅也家有洙泗戶有鄒魯

常家建中初為閩人

王福時為博士執許敬宗之謚不改無忝河汾

之學矣

許敬宗謚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謚榮靈而更曰

恭二事相類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謚曰忠是獎弒君

之賊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為忠也漢

大綱正見於殘丁公唐無三綱見於贈張衡

朝野雜記曰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

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

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戶口至盛之時

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

其說本程沙隨

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貶其惡也宋子

書晉處士於晉亡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

勸深矣

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數
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
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宗一死所以
立萬世為臣者之訓

唐後世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興
晉之興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維翰之興晉即
所以亡晉也

朱溫之兄全昱楊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
在其家者如此况天下千萬人之心乎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珽曰何謂內黃珽
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
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丘下黃
為北齊所廢今在陳留按五代通錄李珽曰
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有外黃小
黃縣五代史記改小黃為
下黃誤也當從通鑑

困學紀聞卷之十四

困學紀聞卷之十五

攷史

後

儀

王

應麟

伯厚甫

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豈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肅宗之後紀綱不立
叛兵逐帥叛將脅君習以為常極于五季君
如逆旅民墜塗炭我藝祖受天明命澡宇宙
而新之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發於聖訓
著於令甲於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體尊數
百年陵犯之習片言而革至若餓狼餒虎肉

吾民而咀啖之藝祖用儒臣為郡守以收節
度之權選文臣為縣令以去鎮將之貪一詔
令之下而四海之內改視易聽運掌反手之
言於是驗矣

高宗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
喜怒而毀法游肇不以宣武救命而曲筆况
可觀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劌謂小火之獄
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
其然乎布告中外為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
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

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為訓大哉王言幾於典
誥矣

崔伯易感山賦以皇祐之敕書較景德之圓錄
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項反減賦七十一萬餘
斛會計有錄非以增賦也陳君舉奏疏云自
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
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
計在州郡不會藏富於州縣所以培護本根
也

真文忠公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

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

袁機仲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為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共為蔽蒙以掩其姦劉時可應起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旨頗或參同夾袋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

合此猶婉而言之也開慶初邊事孔棘御史有疏云虜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初召洪君疇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尼其來固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儉人其惟端士

漢高帝三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者也

周益公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錄之安咸有取焉然李微之舊文聞證誤執政不坐奏

事以王定國聞見錄為證與王沂公筆錄不同
同備長編時未見定國書故專用筆錄然則
長編所采按猶有遺也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謂祖增唐
七倍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
布縷之征三穀粟之征三刀役之征四蓋用
其十矣

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
陽子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於東南殆有
天意

兩朝國史非冠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聖訓蓋
蕭宗孟之筆也王允謂不令可佞臣執筆諒
哉

紹興重脩哲宗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
參取玉牒日曆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
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為疎畧鶴山
謂小人為不善於傳世詒後之書必過絕之
自唐許李至近世莫不然
李常寧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
足一日壞之而有餘元祐對策中劉行簡曰天下

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紹興中皆至論也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講郊禮貞宗東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後三歲一郊為定制

元城語錄藝祖造薰籠事周益公謂誤以元豐後官制為藝祖時官制

呂正獻公書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本後漢張霸戒子之語呂居仁雜錄曰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本魏李乘家誠

呂氏童蒙訓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為善之義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為法周元公生于道州二程子生于明道元二間天所以續斯道之緒也元祐之黨劉元誠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慶元之黨黃勉齋謂非黨者甚多群小

欲擠之借此以為名耳

歐陽公為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于其親友

于其兄弟而集缺其名與字周益公致之春

陵志乃周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略有傳其行

事與墓表合而字子餘未知事略據何書而

立傳也荆公為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

三人杜嬰徐仲堅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

三人皆居真之楊子當求郡志而補之二表皆載

於文鑑

宗廟樂有舜建隆初竇儼定太廟四殿僖祖曰

第五頁誤在

大順祖曰大寧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

聖皆以大為名中興後自僖祖基命至欽宗

端慶以原廟殿名為舜名禮官之失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

乃劉仁恭遺虜虜下肯割按五代史劉仁恭

無割地遺虜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

明宗時攻隔營平二州唐無灤州武經總要

帥王都驅其民入契丹曰以鳥灤河為名以

居之按賈耽說西北渡灤河至盧龍鎮唐賈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泳富弼景祐蘇紳

吳育張方平田况慶曆錢明逸彥遠皇祐吳奎嘉祐夏噩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東坡詩先帝親收十五人注者多誤

乾道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薄物細故烝民咸又靡分乎爾界此疆洪文惠所草也朱文公與陳正獻厚禮乞憐於

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孰有大于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孝皇獨運萬幾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

大臣之說大事記大臣從臣之說皆以寓箴諷之意文鑑所取如徐鼎臣君臣論文潞公鼂錯論蘇明允任相論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諫書也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風俗之弊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則此習猶未革也

高宗廟號未定有議為光宗寧宗者見周益公

思陵錄其後兩朝用之高宗陵名嘗擬永阜其後孝宗用之

淳熙皇太子參決庶務手詔洪景盧所草也禮部太常官堂白手詔用觀天禧事皆非所宜也

胡文定言崇寧以來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

節旄宗字誤當云承休五代史蜀王衍以官

者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使致堂原亂賦建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為胡忠簡繳

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

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

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

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為具眼者勘破學者所

當戒也

微之又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

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

略之外却無枉尺直尋之意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莊獻神御於慈孝寺彰

德殿則莊獻不入景靈按景靈宮建于祥符

五年以奉聖祖其為原廟自元豐五年始前

此帝后館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莊獻也

攻媿跋曹子方書以為祐陵時上書論時事靖

康至樞莞愚謂有兩曹輔其一字子方與蘇

黃游若論事為樞莞者字載德龜山為銘合

為一人非也又淮海樓記考國史傳秦少游

調定海主簿而文集無一語及之愚謂少游

為蔡州教授時選人七階未改主簿乃初階

非此官也與刑統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敕

律疏與刑統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敕

雖引疏義頗有增損天聖中孫奭校定律文

及疏為音義

江休復雜志駕頭初即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

傳四世矣按國史輿服志駕頭七寶牀也覆

以緋羅繡帕內臣馬上捧之嘉祐六年幸睦

駕頭壞遂以閣門抵候內侍各二員扶駕頭

景祐二年郊赦梁適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

今錄其後不可以為勸仁皇是其言記姓名

禁中石介亦論赦書不當求朱梁劉漢後遂

罷不召其言一也而黜陟異焉豈遇不遇有

命乎

乾道中張說王之奇簽書 密院事辭免降詔
直學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間白居易在翰
林奉宣草嚴授江陵節度使孟元陽右羽林
統軍制皆奏請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師臣
避免拜之禮執政辭遷秩之命蘇軾當撰荅
詔言其不可卒如所請今除用執政非節度
非統軍免拜遷秩比二人辭免不允詔書臣
未敢具草詔熙中譙熙自載自郡觀察使
除正任辭免降詔倪思封還詞頭亦引蘇軾

當讓辭免不允詔者凡三嘉定中師罷知臨
安府辭免蔡幼學當草詔奏曰不允必有褒
語臣無詞以草淳祐中別之傑參知政事尤
焞不草荅詔此禁林繳奏故事也唐末常昭
範起復命韓偓草制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
上疏論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
事故前輩不以為故實

蔣希魯居姑蘇延廬仲甫乘後圃希魯曰亭沼
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
則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脩弗成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
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先達甚多不敢斷自
師魯始也條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條集
一卷條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祁寬問和靜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先
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
輩且取它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書曰孟子
論孟施舍北宮黜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
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
似魯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

敢輕剖判乎文公荅曰和靜之言當表而出
之

劉應起時可淳祐初為太學博士言定大計曰
謀之而滅則文子文孫宜若宜王謀之不滅
則生天王家以為大感此人所難言也

建炎李綱去而僭善伯彥相紹興趙鼎張浚去
而檜相檜死其黨迭為相隆興至淳熙萬幾
獨運而大臣充位慶元後政在促胄嘉定後
政在彌遠端平沆景定更一相則曰更化然
姦臣弄權之日常多陽淑消而陰慝長危亡

之證所由來漸矣陰極凝冰堅極於似道邵
子謂禍在夕陽亭一語遂與西晉同軼哀哉
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居
極胡槩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朝野雜記載開禧貪濁之事詳矣繼其後者又
甚焉當時謂侍從之臣無論思有獻納他可
知矣以陰召陰極於天下無邦

仁宗閱審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適對以黃霸蓋
寬饒字高宗閱刑部奏案有生人婦而湯思
退對以見魏志杜畿傳皆簡上知至輔相然

以記開取人則許敬宗賢於竇德玄矣

四瀆濟水獨絕宋全忠篡唐降昭宣帝為濟陰

王嘉定末濟王之封豈權臣亦取濟水之絕

乎又蕭衍篡齊降和帝為巴陵王而濟亦降

封巴陵公非令典也為大臣者不知則不學

知之則何以示後

紹興建儲欲更名曄周益公謂與唐昭宗同而

亟改之景定建儲更名乃與蜀漢後主太子

同咸淳末命嗣君之名又與唐中宗同而當

時無言者

范正獻公曰後世人君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其論正矣然自唐姦臣為時政記而史益誣近世尤甚余嘗觀寶慶日曆欺誣之言所謂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議不泯爾

葛文康勝仲與王黼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不登六載朱文公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文立於朝者四十日道義重而爵位

輕所以立言不朽

邵公濟築室犍為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

大父平生之言于汝潁大夫士曰世行亂蜀

安可避居焉大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

和國亂先人載家使蜀免焉大父康節先人伯温也

梁世榮錄南軒語云温公作相夫人聞其終夜

長吁問之曰某所奏盜賊某所又奏某事吾

為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長吁也按温公集

張夫人終於元豐五年此記錄之誤也

乾道壬辰黃定對策謂以太有為之時為改過

之日月又云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之術顧眄周行類不適用則曰腐儒曰好名曰是黨耳於是始有棄文尚武親內疎外之心何不因群情之所共違而察一己之獨嚮其言皆剴切孝皇擢之第一有以見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筆者未之紀焉徐景說霖以書義冠南宮上書言時宰姦深之狀曰不與天下之公議爭而與陛下之明德為仇每潛沮其發見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漸

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長廣克以窺見其姦而或覺之也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景說由是著直聲

唐亦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曆後不復寫題寔失之繁今有數千言者問乎其不足疑

嘉祐制策曰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此晉謝安之言也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此唐陸贄之言也二蘇公之對不能無所遺

龜山誌游執中曰常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未也

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呂文靖為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為名相而揚其父之美史直翁為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為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無咎

嘉定癸未禮闈策士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遺詔下謂之遺詔蓋避時宰相諱也蔣良貴簽判安吉州時水災後脩城郡守趙希觀屬良

貴作記用浩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支玉葉也聞者壯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義不明人欲橫流始也

不知邪正終也不知逆順唐內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於延春閣哲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秘書省圖畫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

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
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
此為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為畫日月
在目光宅四海觀心於此則天地冲氣生焉
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
目以德視則明噫使徽宗能真其言於坐右
則必能監成敗別淑慝矣以規為鎮聽之藐
藐而畫學設焉黍離麥秀之風景其可畫乎
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于宣
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循吏

傳十五人而出于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
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
上之趨嚮

富文忠公使虜還遷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
辭願思夷狄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武
嘉定初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
為二府功欲差次遷秩倪文節公思曰澶淵
之後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已中書樞密待
罪今屈已盟戎柰何君相反以為慶乃止
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

屬廉耻為先

王時雍徐秉哲等為賣國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與虜人者開封抵事使臣實鑒也李鄴以越守降虜而袖石擊虜偽守者親事官唐琦也

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

而義多者為之出荀子脩身篇李誠之嘗語真希元

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

元祐中李常寧對策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日壞之有餘擢為第一景定

中有擢掄魁者其破題云運一心之乾開三才之泰可以觀世道之消長矣

先儒論本朝治體云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

勝相望而幹略未優然攷之史策宋與契丹八

十一戰其一勝者張齊賢太原之役也非儒

乎一韓一范使西賊骨寒膽破者儒也宗

汝霖李伯紀不見沮於耿汪黃三姦則中原

可復讎耻可雪采石卻敵乃眇然幅巾緩帶

一參贊之功儒豈無益於國哉搢紳不知兵

介胄不知義而天下之禍變極矣

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為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
中韓曾不和是以為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
張不和是以為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
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
所以和也

蔡京之惡極矣曾布張商英是以竊君子之名
止齋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
都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
夫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乎號有厲以危小
人之復元祐諸賢似未知危乃光之義

胡文定公曰宰相時來則為不可擅為已有余
謂宰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後
已元祐司馬公是也夸者死權紹興之秦紹
定之史是也

陳恕定茶法以中等為可行張方平論鹽法以
再權為不可

王仲山以撫州降仲蕤以袁州降禹玉之子也
綦叔厚行責詞云昔唐天寶之亂河北列郡
並陷獨常山平原能為國守者蓋杲卿真卿
二顏在焉爾等項以家聲屢塵仕版未聞虧

失浸預使令為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誠不支
死猶有說臨川先降宜春繼屈魯衛之政若
循一途雖爾無耻不媿當時之公議顧亦何
施面目見爾先人於地下哉秦檜仲
虞公以王失國楚子常以佩喪邦近歲襄陽之
事亦起於權場之王帶

淳祐甲辰宰相起復太學諸生黃愷伯等上書

曰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而後奔喪
徐仁伯元隆無說書對經幄其言當帝心臺
諫劉晉之王瓚胡清獻龔基先聯章論仁伯

上震怒夜出御筆逐四人遂寢起復之命而
相范杜明平仁伯卒人以為毒也然其事竟
不明白庸齋趙茂實誌之徐景說銘之

自荆舒之學行為之徒者請禁讀史書其後經
筵不讀國風而湯誓泰誓亦不進講人君不
知危亡之事其效可觀矣

小人之毀君子亦多術矣唐左拾遺侯昌業上
疏極言時病而田令孜之黨偽作諫疏有明
祁五道暗祝冥官於殿內立揭諦道場本朝
鄒浩諫立劉后而章后之黨偽作諫疏有取

他人之子之語其誣善醜正不謀而同然不可泯者千萬世之清議也

鄧志宏肅謂崇寧以來蔡京群天下學者納之費舍枚其文藝等為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才正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為羞且逐逐然貪之部使者以學宮成壞為州縣殿最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蓋設教之意專以祿養為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崇寧學校之事舉見於此昔之所謂率教者猶若又可見矣

大觀八行因周禮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姦

臣不學如此

真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遠量未若南

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媿於義烏

之安臨邛魏鶴山了翁南海崔菊坡與之莆田陳宏義烏徐橋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為求

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于門側上

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

溫程子弗問謝虔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

然後程子與之語

呂子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
譙天授定之學得於蜀曩氏夷族袁道潔
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
泐之

困學紀聞卷之十五

困學紀聞卷之十六

攷史

漢河渠攷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為害蓋自
戰國壅川壑鄰決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
故瀆遂改碣石九河皆淪於海微禹其魚遺黎
之思披圖案謀用綴軼遺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瀆金隄

陳留郡酸棗縣

今屬開封府

秦拔魏置縣

地多酸

因以

為金隄河隄在東郡白馬界括地志一名千

里隄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郡縣志在酸棗

縣南二十三里輿地廣記酸棗縣有金隄漢文時河決金隄即此

王尊為東郡太守請以身填金隄程子曰漢

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

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郟居河北音郟

輸後漢注音俞

東郡頓丘縣今壇開德府漢勃海郡在勃海

之濱諸州滄棣霸濱之地水經汪禹貢曰夾右碣石

入于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

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

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班固曰商竭周

移瓠子今開德府濮陽縣西有瓠子口瓠子

河名也濟州鉅野縣東北有大野澤即鉅野

也禹貢大野既豬清河郡郟縣通典郟故城

在德州平原縣西南程氏曰夏津縣本郟縣

至漢又改瀕

元封二年自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築宣

防宮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注縣

里為瓠宣河口亦謂括地志故龍淵宮俗名瓠

子宮亦名宣房宮在濮陽縣北十里决河在

郵城以南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始通秦

十一年攻魏决城灌其州决慶遂大不可復

濟州東阿陽縣有鮓山一名鯉山在萊州掖縣

山平縣阿陽縣有鮓山一名鯉山在萊州掖縣

導河北村二渠復禹舊迹

河渠書禹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

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

勃海也孟康曰二渠其一也臣瓚曰西南南入海者

在周石元光二年更注貝丘貝州清陽縣

清河入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省縣澶州朝

縣至于乘清州千入海降水故瀆在冀州南

宮懸東南六里大事記周威烈王十三年晉

河岸傾壅龍門至于砥柱春秋後河患見史

傳始於此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决於館陶分為屯氏河

地里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别出為屯氏河東

北至章武入海館陶屬屯氏河通典魏州

俗曰王莽河章武縣有屯氏河故瀆

池縣九域志大明府館陶縣夏津縣有屯氏

河南樂縣有大河故瀆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

絕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地理志清河郡靈

縣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蓆入屯氏河

靈縣隋州後屬冀州入博平縣蓆音條縣屬德州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

為河平元年三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

乘平原德棣州濟南齊淄千乘故城在淄州

高苑縣北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尋等言議

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

且勿塞以觀水勢

信都冀州信都縣禹導河北過降水即此亦

禹貢九河既道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

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

鈞盤八曰碭津其一河之經流之先儒不知河

為二徒駭案字記在滄州清馬頰鄆縣志在

與地記在棣州河也北覆鬴通典在德胡蘇

案字記在滄州饒安臨津無棣簡絜與德

鈞盤通典在滄州樂陵碭津案

從德州平昌來與地記在樂陵碭津

記在樂陵東西西北流入饒安通典在無棟太史知

所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歐陽

志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

立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鄭氏以

為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

塞河非桓公所為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

淪於海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

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鄴道元亦謂

九河碣石苞淪於海馬河在平原縣今德

三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

隄防壅塞之六程子曰河北見無隄無禹隄

鯨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

賈讓言禹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

水經河水南過河東北履縣唐魏州西

秋名曰龍門未關禹跡通謂之孟門大孟門即龍

門之上河水又南過皮氏縣龍門中府西又南

出龍門口注大禹導河積石龍門中府西又南

迄于下口慎州曰龍門也崩浪萬尋懸流萬丈

仁禹廟在東受降城之東自龍門起於唐張

已引卷之六

通典

絳州龍門縣今屬河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
三秦記云魚鼈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
黃河北去縣二十五里乃龍門口輿地記同
州韓城縣有龍門山顏氏曰龍門山其東在
今龍門縣北其西在今韓城縣北而河從其
中下流水經注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以
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亦謂之三門
山伊闕碣石見前
洪口以東

通典淇水出共山山東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

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
魏郡相州大明府清河恩州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脩汴渠成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平帝今既築隄

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郡縣志

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漢隴陽縣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菴蕩渠禹塞築澤開渠以通淮泗

漢命王景脩渠漢書有築場漕渠如淳曰

漢書有築場漕渠如淳曰

滎水故瀆東注浚儀渠謂之浚儀渠

章帝建初三年罷虜沱石曰河

虜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

南流過定州入海鄧訓治虜沱石曰河從都

慮至羊腸倉石曰河在定州唐昌縣東北澗

善州喜縣入善州喜縣省通典嵐州宜芳縣即漢沅陽縣

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磧繁委若羊腸焉

水經注虜沱國志常山

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

漢武帝以于闐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崑崙

博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陔河水出其

東北陔洋水出其西北陔弱水出其南陔河

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

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

朱文公曰二書崑崙去嵩高五萬里恐不得其實水經言

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北流見與積

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

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尚書

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後漢書云

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

河關縣屬金城郡西可千餘里有羌謂之賜

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

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楚辭注

出崑崙虛色白所罅井一離縣道吾道夫崑

里一曲千里一曲一罅一井一離一縣一道一夫一崑

靈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金城郡今蘭會西靈湟州積石軍

歷代田制攷

秦廢井田開阡陌周顯王

通典曰按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

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

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

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

其田宅復及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

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兵強國富

職此之由朱文公開阡陌辯曰說者之意皆

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

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

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後以通人物之往來

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澗上之涂

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說為正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塗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塗為陌矣阡之為言阡也溝澮橫而阡道亦橫則溝間千夫澮間千夫而阡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丈

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眡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洫倍水旱為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

入於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
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
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
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
皆為田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
為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破租庸以為兩
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
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為田開阡
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
生民之業而一其俗所謂開者乃破壞則前

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
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
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
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大事記解題曰決裂
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
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遽掃滅其迹也
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使井田不
廢何患田之不實乎

漢董仲舒請限民名田

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貧弱

之家可足也及武帝時賈人無田籍胡氏曰限田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無以使民興於庶也

趙過教民為代田

代易也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

三等公田三品上田一畝中田二畝下田三畝

下田一畝左傳魯作麥田晉語云作轅田轅易

也漢地理志秦商君制轅田轅與緩食貨志

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

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

其虞盜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

井田而耕什而藉一先帝哀憐百姓之愁

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

而稅一

師丹言限名田

王嘉奏曰詔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

均田之制從此墮壞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通典曰自秦孝公墾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

之利而無并踰僭興矣阡陌既弊又為隱蔽
之法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籍衆功籍衆功
則政由群吏政由群吏則人無所信矣
後魏孝文太和九年詔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
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劉氏也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
絕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
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
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閑田不復給
授故田制為空文唐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壞

而為兼井似指以為井田之比失之遠矣
北齊河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
四十畝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京輔三河地少人衆發使
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
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十之二為世
業八為口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由有在
官之田也其後給田之制不復見蓋官田益

少矣林氏勲曰周制步百為畝百畝僅得唐
之四十餘畝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
蓋正觀之盛戶不及三百萬永徽唯增十五
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
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
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以當成周之制
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為異日計則後守法難
矣既無振貧之術乃計之賣田後魏永徽中
以未弊法也是以啓兼併之漸洛多豪右占田踰制賈敦熙舉沒三千餘頃
賦貧民

開元九年宇文融為勸農使括逃戶及籍外田
陸贄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
限

後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詔艾穎等分

行諸州均定田租

會要均田見元稹在同州時

因制素為圖

今按元稹同州奏均田曰因農務稍暇令百

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為穩審

並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略無欺隱除去逃荒

其餘頃畝取兩稅元額通計七縣沃瘠一例

作分抽稅蘇氏曰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

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數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不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歛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

李綜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歛然所得不補所失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
歷代漕運攷

漢

渭渠

渭水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入河
劉仲馮曰今渭水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
百餘里而云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間
隔灞澇數大川無緣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
今亦無其迹西都賦通溝大漕清洞河

褒斜道故道

褒水通沔在興元府褒城縣出南鄭入沔至斜
水通渭在京兆府武功縣出至南鄭入渭故道
今鳳州梁泉縣

河內

懷衛二州之地

東冶零陵桂陽嶠道

東冶福州閩縣零陵郡南臨源嶺嶠桂陽郡

臘嶺

沮下辨

沮縣漢屬武都隋為興州順政此水發源於

州下辨縣漢下辨道屬武都西魏改同谷

唐為成州同谷續志下辨東三十餘里有

至春夏輒溢虞翻使人燒石以患
石皆裂因鑿去石遂無池澇之患

斜谷

郡國志右扶風武功縣有斜谷注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武功郡今屬

魏

陳項壽春

通典潁州魏汝郡鄧文屯田於此陳項陳州宛丘項城縣壽春見前晉志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通典潁州宛丘縣

晉

漣清水揚口

漢地里志漣水出魯陽縣魯山東北至定陵入汝城魯陽城在汝水南漢雲社縣江預為荊州刺史關揚口達巴陵徑千餘里以避長江之險通零桂之漕即此也零陵

石門

水經注紫頊水受河水有石門謂為紫口石

門

千金塢

永嘉元年修千金塢於許昌以通運水經注
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塢洛陽記曰千
金塢舊堰穀水魏時更脩積石為塢開溝渠
五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塢塢是陳使水歷
塢東注謂之千金渠田賦許州及石生于金

隋

蒲快衛汴蔡陽必晉渭水廣通渠大興城潼關

蒲州

河中府

汴州

開封府

蔡陽

今州

汾州

唐為州

晉

州開京兆府萬年縣隋改為大興縣廣通渠

在華州置廣通倉

隋紀幸霸水觀漕渠

潼關在華州華

陰縣渭水在萬年縣北五十里東流二百四

十里至華陰縣東北流三十五里自永豐倉

入河謂之渭口

山陽瀆

楚州山陽縣

今淮安州

砥柱

陝州硤石縣

今省入陝縣

有砥柱山俗名三門山

在縣東北五十里河水分流包出山山見水中若柱然又以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三穿既決河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三門唐太宗勒銘

通濟渠穀洛水板堵邗溝

通典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

今名通濟渠隋煬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

淮屬孟州後汴州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黃河

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即浪溶與黃同渠

也隋志在九域志汴水古通濟渠也在開封

縣周語穀洛闞注云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

城之北東入于漻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

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山海經澗水西北

穀水本澗水經板渚水經河水又東合汜水

又東匿板城北注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在

州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於邗江築

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

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隋開邗溝自山陽至

自楚州寶應縣北流入淮

永濟渠

國史志大名府永濟縣有永濟渠今省為鎮

東萊海口

東萊郡萊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東南至海二百五十里

唐

三門河陰柏崖集津倉蓋含嘉倉太原倉

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

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前三門見地理

志河南府河陰縣開元二十二年置領河陰

倉會昌三年屬孟州河清縣咸亨四年置柏崖縣尋

省有柏崖倉陝州平陸縣三門西有鹽倉東

有集津倉陝縣有太原倉六典東都曰含嘉

倉自含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太倉自洛至陝

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楊慎名為含嘉

移書曰陝郊見三門集津遺迹曾子固曰宋

集津之運轉關中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

開車道以避底柱之險統域志陝州平陸

澶水望春樓廣運潭

地里志京兆府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澶水西岸有北望春宮宮東有廣運潭華州華陰

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瀨澹
經廣運潭至縣入渭天寶三載常堅開會要
陰通禮滄望春樓在禁苑東南高原之上姚
南仲曰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所以因龍首
而建望春

上津扶風洋川

商州上津縣漢縣扶風郡鳳翔府自襄陽取

共輒道置洋川郡洋州陸運而上至洋

汴水堙廢漕運至江漢抵梁洋元府興

汴水梁公堰

劉晏疏浚汴水見宇文愷梁公堰通典汴口
堰在河陰縣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開皇
七年使梁睿增築漢古堰通河入汴會要開
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堰破漕梗發汴
鄭丁夫浚之首功速就刻石水濱紀其績

甬橋渦口蔡水

甬橋在宿州符離縣渦口在濠州鍾離縣九

十里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

絕蔡河入陳州而合李勉治蔡渠通典汴州

浚儀縣有蔡水城志有蔡河符建隆元年浚蔡

河設斗門二年導閘水自新鄭與蔡水合貫

京師南歷陳穎達壽春以通淮右之漕以西
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開寶六年改閔河為
惠民河與蔡河李泌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
以甬橋為咽喉

金商運路

通典金州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州去西
京三百里

渭橋東渭橋

渭橋三輔故事秦昭王作長三百八十步郡
縣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渭水

南去縣三里東渭橋在萬年縣後漢注渭
橋本名橫橋在咸陽縣東南

揚子院淮陰項城穎潑

揚州揚子縣今屬廣明元年高駢奏改揚子

院為發運使淮陰縣楚州項城縣陳州潁水

出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潑水唐志

陳州潑水縣潑水出潁川陽城少室山

東入潁

後周

汴水壩橋前見泗上

漢志有兩泗水其一自來氏至睢陵入淮又
一水卞縣至方與入沛泗上今招信軍相對

泗口也

五丈河

五丈河開寶六年改為廣濟河自都城城北歷
曹濟及鄆其廣五丈以通東方之漕建隆二

年浚五丈河

命陳詠昭於城之西夾汴河
斗門自新陽城之西夾汴河
汴東匯于五丈城濠入斗門架漕運以京索河

為源禹貢之河澤

蔡水

見前

蔡河貫京師無阻水消水濕水以通陳穎之

漕蓋古琵琶溝也元祐四年知陳州胡宗愈

議古八丈溝可開浚分蔡河之水自為一支

由穎壽入淮揚侃皇畿賦天設二渠曰蔡曰

汴通江會海蔡畿帶甸千倉是與萬庾是建

原武

原武屬鄭州

兩漢崇儒攷

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史記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

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
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
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
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
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
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皇覽曰孔
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
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甃甃為祠壇
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
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

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水經注
云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
里關里背洙泗牆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
十步四門各有石閭北門去洙水百餘步孔
叢曰夫子墓塋方一里魯人截孔子所乘車
於廟中是頽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
之儒林傳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
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
道化好禮樂之國哉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為博士

置弟子晉灼曰西京無太學公孫弘曰請因舊官而興焉其肄習之地則太常也傳授之師則五經博士也三輔皇圖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關中記在安門之東杜門之西何武歌太學下王咸舉幡太學下則有太學矣或曰晉灼以漢初言黃圖記武帝時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藏秘書之府黃圖云蕭何造其下礎石為渠以導水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

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吉為殷紹嘉侯

臣衡梅福以為宜封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為褒成侯

未作罷

漢表殷紹嘉侯在沛郡褒成侯在瑕丘

縣後漢孔僖傳平帝時封孔均追謚孔子為

褒成宣尼公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

成侯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十九年又

幸太學中元元年起辟雍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行大射養老禮十五年

至魯詣孔子宅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元和二年至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
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還
幸太學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
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述征記在國
子學東二百步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
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日行大射禮

永平四年八年和帝永元十四年順帝陽嘉元年二年靈帝熹平六年並臨辟雍

孔子宅在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
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在北也梅福
曰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永平二年郡縣學
校行鄉飲祀孔子猶未立廟也梁天監四年
初立孔子廟唐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廟
正觀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北宮白虎門
於門立觀

順帝永建六年脩繕太學凡造二百四十房千
八百五十室水經注漢置太學於國子堂東
石經東有一碑陽嘉八年立文建武二十七

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脩太
學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入陽嘉元年作畢
碑南面刻頌魏碑碑門碑觀其始太學行禮幸永
和五年幸

學

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八字刻石立太
學門外水經注光和六年刻如鑿碑載五經
立於太學講堂前東側蔡邕自書丹於碑洛
陽記高一丈許廣四尺

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羨為宗聖侯

晉封二十三世孫雲為奉聖亭侯後魏世興

三年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至大夫太和十

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改封二十八世

孫珍為宗聖侯北齊封三十一世孫為恭聖

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煬帝

改封給聖侯唐正觀十一年封裔孫德倫為

褒聖侯開元二十七年以孔子後為文宣公

宋太平興國二年孔宜襲封文宣公至和二

年祖無擇言不可以祖謚加後嗣詔封宗愿

為衍聖公今世襲後魏太和十六年謚孔子

曰文聖尼父唐正觀二年升孔子為先聖十

一年尊為宣父武后對隱道公明元二十七年謚為文宣王宋祥符元年帝始尊為文宣王廟謚文聖文宣王五年改謚文宣王

田學紀聞卷之六

